



昆仑卷壹

昆仑

惊澜之变

新武侠



歌作品集 ①



长江出版社
知音书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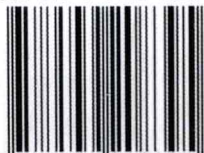


凤歌 作品



上架建议：畅销 武侠 小说

ISBN 978-7-5492-0839-5



9 787549 208395 >

定价：25.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仑·惊澜之变 / 凤歌 著. — 武汉 : 长江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492-0839-5

I. ①昆… II. ①凤…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3392 号

本书由凤歌授权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委托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昆仑·惊澜之变 / 凤歌 著

-
- | | |
|-------|--|
| 出 版 |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
| 出 品 | 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
| 发 行 |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 |
| 主 编 | 李 靖 |
| 作品企划 |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 |
| 出 版 人 | 别道玉 |
| 责任编辑 | 赵 冕 李海振 |
| 特约编辑 | 阮 静 |
| 装帧设计 | 方 茜 杨 阳 |
| 印 刷 |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16 |
| 印 张 | 17 |
| 字 数 | 250 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492-0839-5 |
| 定 价 | 25.00 元 |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9066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729)

《凤歌作品集①》



长江出版社
知音书局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荣誉出品
新武侠书系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登昆仑之巅，看巍巍侠气！喜欢本书的朋友，希望新版的《昆仑》能给你们带来惊喜！

凤歌





凤歌作品集·自序

我不大会用第一人称写作，写别人的故事总比写自己自在，所以写序对我来说是一个苦差。

从《昆仑》前传《铁血天骄》至今，已经有了九个年头。这九年我得到不少，也失去很多，得到的是教训和经验，失去的是一去不回头的时光。写作《昆仑》的前传和正传，无疑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那时候我成长如飞，深切感受得到每天的进步。回看前传的初稿，那时候的笔法、技巧和历练，真是又可笑又可怜。可到了《沧海》的前期，我对自己刮目相看。

三部书里，对我来说，最亲切的还是《昆仑》前传。梁文靖的个性最为接近我本人，爱读杂书，不避责罚，个性偏柔，有时候会逃避责任，不过柔中也带了一点儿刚性，偶尔会有惊人之举。的确，这部书不够成熟，受前人小说的影响挺大，但这本书也很明澈，那是青春的颜色。有时回头看看，让人怀念那个无拘无束的时代。

《昆仑》是我最满意的作品，尽管如有些人所说，有些前人的影子，可是我依然认为，这部书里充满了创造性。无论武功、角度还是主要人物，这部书与其他的武侠小说都有很大的不同。借鉴前人的东西，一是因为不够成熟，二是为了应景。这些食之无味的东西，在这一版的修订中基本上丢掉了。比如最受诟病的“中条五宝”消失了，滥引的诗词也删掉了不少，次要人物用笔减少，力求点睛，好比水落石出，主要人物更加鲜明。梁萧最后杀出天机宫的情节更为合理，天机宫对小说的影响也贯穿始终。新版是一个圆熟明朗的故事，我相信无论看没看过这部小说，现在再翻看这部书，应该都不会感到失望。

《沧海》的写作我力求创新，可因为种种原因，里面充满了瑕疵。这部书的修改我用力最深，改动也最大，于是谷神通和万归藏也有了惊天一战，谷缜洗脱冤屈的方式

更加合理，也更加出人意料。总体来说，打斗更多，气势更足，情节也更加紧凑。看过原稿的读者，这部书也许会让你感到陌生，但只要放下成见，一定能够欣赏到更多的精彩。

很感谢知音动漫公司的李靖先生、陈金枝女士、杨严先生、熊嵩先生，没有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一套《凤歌作品集》可能没有面世的机会。纸上苍生，悲欢十年，这一套作品集，既是我十年写作的回顾，也是十年心路的缩影，为了保持连贯性，本作品集只收录我的武侠小说。《震旦》属新玄幻小说，故未收入集中。本作品集一至四册为《昆仑》（山），五册为《铁血天骄》（《昆仑前传》），六至九册为《沧海》（海），从第十册开始，将是同为“山海经”系列的“经”，该书创作正酣，书名暂保密，敬请期待。

写序之前，本有许多话讲，但正如古人所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临到下笔时，除了蓦然回首的感慨，自觉想说的许多话都是多余。时当武侠衰弱，三俗滥行，希望这个作品集的出现，能给这个低迷的文种一点儿小小的激励，也让更多的读者领略到中国传统的力量。这力量就像激流中的顽石，尽管日渐消磨，可也时时凸显。武侠小说承载不了太多，可也多少能够刻画它的一角。我花了九年去做这件事，也许还将继续做下去，夜长路远，与诸君共勉。

凤歌



◎ 第一章	孤岫出云	009
◎ 第二章	眉间挂剑	027
◎ 第三章	血溅梵天	041
◎ 第四章	千钧一局	055
◎ 第五章	金风玉露	079
◎ 第六章	太乙分光	095
◎ 第七章	天机有月	103
◎ 第八章	可恃唯我	129
◎ 第九章	变起萧墙	143
◎ 第十章	天地反覆	153
◎ 第十一章	胜者为王	163
◎ 第十二章	舍身饲虎	173
◎ 第十三章	花暗柳明	185
◎ 第十四章	四面楚歌	199
◎ 第十五章	仙佛争锋	217
◎ 第十六章	纯阳铁盒	231
◎ 第十七章	枪挑东南	245
◎ 第十八章	风波险恶	259



那男子瘦高个儿，星眼含笑，观之可亲。那妇人肤若凝脂，眉眼如画，尽管布衣荆钗，也掩不住那一段天然风致。她手把手牵了个垂髫重儿，脸蛋红白，一对乌黑大眼，在各人脸上溜溜乱转。





暖风酥软，又是晚春。江畔的桃花已经透出衰意，怀着一川汉江水，徐徐流向南方。

桃林西去两百步就是官道，道边一所茅店简陋轩敞，一阵风吹起土黄泛黑的酒幌子，上面写着“宜城老店”四个隶字。

店里热闹非凡。一个虬髯汉子酒碗一搁，满桌的碟儿碗儿唧唧乱跳。汉子笑说：“有道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想那‘没风拳’肖放鹤、‘扛鼎神’冯崱什么角色，一见云大侠的帖子，全都说说不出的恭谨，连我韩铮一个送帖子的，也跟着沾了些贵气儿……”他眉飞色舞，举起酒碗一气饮尽。

桌对面的汉子精瘦矮小，拈着颌下燕须道：“本想淮安去后，世间再无英雄。云万程召集这个会，真给这世道添了几分豪气！”韩铮又饮一碗，大笑道：“罗老哥，淮安是英雄，照我看，云大侠也是英雄。算一算，咱们以一当十，几千个好手聚在一处，还不



直捣黄龙么？”说到兴起，再尽一碗。

罗姓汉子若有心事，长叹道：“韩老弟年少血热，真令罗松羡慕。但我在合州时，也和鞑子干过几仗的。沙场用兵，不比单打独斗，依我看，鞑子兵实在厉害！”

韩铮正将碗中酒喝了大半，闻言重重一搁，大声说：“罗兄这话太长他人志气。鞑子也和咱大宋打了这么多年，又能怎的？还不是望着这花花世界，眼里瞪出只鸟来……”

忽听门外伙计呼喝，抬眼瞧去，一对中年男女跨进门来。那男子瘦高个儿，星眼含笑，观之可亲。那妇人肤若凝脂，眉眼如画，尽管布衣荆钗，也掩不住那一段天然风致。她手牵手牵了个垂髫童儿，脸蛋红白，一对乌黑大眼，在各人脸上溜溜乱转。

那美妇一瞅店内，皱眉说：“太脏！换地方吧！”那男子一点头道：“好。”正想退出，小童却撅嘴道：“不好，我脚都走软啦。”那男子瞪他一眼，小童缩头叫道：“妈！”美妇摸着他的头顶，笑道：“好啦好啦，都依你，咱们不走啦！”掉头瞧着伙计，“你是木头人啊？还不给我腾张桌子？”

她说笑间变了脸色，店伙计不觉一怔，但他南来北往的客人见得多了，心眼儿活泛，赔笑道：“抱歉，店小人多，唯有补个座儿……”正说着，忽见美妇眼神不善，心头打鼓，声气渐渐弱了。

男子伸手在美妇掌心一握，笑道：“有劳店家了！”那伙计喜得一迭声答应。美妇瞪了男子一眼，嗔道：“呆子，就跟面团一样，任人捏弄，别人说东，你就不会向西……”她嘴里不住唠叨，那男子敛眉而笑，却不吭声。

罗松自那男子进门，就盯着他打量，见他被妻子埋怨得辛苦，扶案起身，指着身边长凳笑道：“尊驾若不嫌弃，且来这里坐坐。”那男子眸子里精光一闪，笑道：“多谢兄台美意。”携了妻儿从容坐下。韩铮喝多了，醉醺醺笑道：“不才韩铮，匪号‘翻江手’。”又指罗松道，“这位罗兄别号‘罗断石’，横练功夫少有，贤伉俪怎么称呼啊？”

男子瞧了美妇一眼，苦笑说：“好汉客气了，区区贱号不足挂齿。”韩铮见他言辞闪烁，心中不快：“这人没意思！”罗松瞧那男子，心生迷惑：“轮廓依稀相似，我当年身份卑微，远远瞧过两次，也不分明。”

韩铮又尽两大碗酒，酒意上冲，瞅着那对夫妻道：“这样说，兄台不是来参加‘群英盟’的？”男子摇头，不料那小童却插嘴：“‘群英盟’有狗熊杂耍么？”他小嘴脆快，男子阻拦不及，面有恼色，小童一吐舌头，缩进美妇怀里。

韩铮初时不觉，一转念变了脸色，一拍桌案，厉声道：“什么话？‘群英盟’是大

宋英豪聚会，谁道是狗熊杂耍？三位今日不说明白，怕是出不了这个门。”边说边将一只脚踩在凳上。男子着了慌，忙道：“好汉息怒，小孩子胡说八道，当不得真。”韩铮见他低声下气，心中更加瞧不起他。

那美妇抚着小童脸蛋，笑道：“萧儿啊，大人说话，你小娃儿插什么嘴？”童儿小嘴一撇道：“妈你还好意思说？都怪你说有狗熊打架！”韩铮忍无可忍，陡然站直，厉叫道：“他妈的，小猢狲你再说一遍！谁是狗熊？”那男子慌了神，揪住小童，劈手便打。不料那美妇抢先一把将儿子搂住，喝道：“小混蛋敢乱说，看我怎么打你！”伸出玉手，在小童脸上轻轻一拍，“扑哧”一下笑出声来。那小童也咯咯直笑。

男子看她母子串通一气，十分无奈，起身冲韩铮一揖：“童言无忌，还请好汉见谅。”韩铮脸色兀自铁青，罗松摆手笑道：“算了算了，童言无忌，大风吹去！”

韩铮冷笑：“罗兄哪里话？这小孩分明骂咱‘群英盟’是‘狗熊会’！子不教，父之过，哼，你这个爸怎么当的？”他说着探过身子，食指顶着那男子的鼻子。男子神色狼狈，诺诺连声。那美妇见丈夫受辱，柳眉一竖，正要说话，一个粗哑嗓子嘎嘎笑道：

“师兄你瞧，这世道变了，怎么就多出这么些浑人？分明是狗熊草包，却偏要自称英雄豪杰，今天抗这个，明天反那个。嘿，这就叫做光屁股打老虎，又不要脸又不要命！”另一个声音阴阴笑道：“师弟说得对。”

众人循声望去，角落处坐了两个道士，一个白面无须；另一个黑脸膛，大嘴巴，发话的正是此人。白脸道士笑着应和，一双三角眼却在那美妇脸上乱转。美妇心生不快，轻轻一哼，转过脸去。

韩铮怒气冲天，绕过桌子厉叫：“黑牛鼻子，你再说一遍！”黑脸道士端起一碗酒，笑道：“老子倒忘了，狗熊听不懂人话。我说一百遍一万遍，它也听不明白。”韩铮不待他说完，一拳直捣道士左胸。黑脸道士端坐不动，右手端着碗喝酒，左手轻描淡写，化解韩铮的攻势。

韩铮连出狠招，均被道士只手化解，他虚晃一招，伸腿横扫，四条凳脚全数折断。众人本当黑脸道士势必起身，不料他双腿站个马步，牢牢钉在地上。

韩铮一咬牙，又扫道士双腿，不料黑脸道士将碗中酒一饮而光，右手一挥，酒碗劈面掷来。韩铮慌忙左闪，不防道士右脚忽起，他的胸口好似凑到脚尖，横着飞了出去，狂喷鲜血，昏死在地。

罗松一个箭步抢上，扶住韩铮，瞪着道士说：“好腿法！”黑脸道士笑嘻嘻地说：“姓罗的，你给道爷磕上三个响头，今天就算了，要么道爷这一脚下去……”他足下微顿，地上青砖龟裂，“叫你变做一块货真价实的‘罗断石’。”



罗松打量他一眼，冷笑道：“姓罗的再碎，也是块石头。足下再整，也是一坨狗屎。”众人哄笑出声。黑脸道士的脸上青气一闪，一矮身，冲罗松当胸一拳。

罗松转身让过，一把扣中道士手腕，道士手臂一抡，他已到了空中。黑脸道士叫声：“师兄，接住了！”挥手一掷，白脸道士起身，伸手将罗松轻轻接住，笑说：“师弟，咱们争个彩头，把这厮抛出去，没抢到的，这顿饭算谁做东。”黑脸道士笑道：“好彩头。”白脸的一扬手，罗松向店外飞去。两个道士存心卖弄，如飞掠出。不料眼前一花，前方多了一人，将罗松轻轻接住。

黑脸道士认出是那携带妻儿的怯懦男子，错愕间右脚一紧，被人勾了一下。他正当狂奔，慌乱中右足后抬，左足前探，想要稳住身子，谁想那只脚顺势一挑，用劲十分巧妙，挑得他头上脚下，直摔出去。

黑脸道士头没触地，双手一撑，跳了起来，一张脸黑里透紫，左顾右盼，两眼喷火。忽听一个稚嫩嗓音嘻嘻笑道：“妈！地上有骨头吗？”转眼望去，说话的是美妇怀里那个小童。美妇笑道：“萧儿，你睁眼说瞎话，地上哪来的骨头？”

小童道：“没有骨头，这个黑道长趴在地上干吗？”厅中一静，哄堂大笑。那美妇抚着男孩的头顶，笑咪咪地道：“萧儿，你就是好奇。道长是出家人，只吃素，啃不来骨头的。”小童道：“妈你不早说，我还当他和阿黑一样呢！”旁人忍不住凑趣：“阿黑是谁呀？”

小童笑嘻嘻地道：“阿黑是我家的大黑狗，和这个道长生得一样黑。”众人对黑脸道士十分厌恶，一听这话，笑得前俯后仰。道士喉间咯的一声，扑向那对母子。美妇却笑咪咪地看着儿子，好似全无所觉。中年男子一皱眉，放下罗松，抢前一步，随便一伸手，就扣住了黑脸道士的手腕。

黑脸道士手腕被扣，吃了一惊，慌忙抬脚飞踢，不料他才一抬脚，那男子又踏中了他的脚背。道士想抬左脚，忽觉一道暖流从那男子的手心传了过来，一时如浴春风，懒洋洋的再无半分气力。

白脸道士蹿上前来，双掌悄没声息地拍那男子的后心。男子一闪身，与黑脸道士换了位置。白脸道士只怕伤了师弟，掌力急收，这时一股热流由黑脸道士的后心汹涌而来，他筋酸骨软，扑通两声，与师弟双双跪在男子面前。

美妇“啊哟”一声，笑道：“二位道长多礼了，不怕折杀我们当家的么？”二道羞愤难当，苦于经脉被制，口不能言，唯有瞪眼怒视。男子看了妻子一眼，叹一口气，撤掌放开二道。二道挣扎欲起，可那男子的内力经久不绝，二人四肢酸软，说什么也站不起来。



白脸道士闭目运气，突然沉喝一声，挣将起来，眸子一转，盯着童儿冷笑：“小鬼，我师弟招惹这姓罗的，可没招惹你，你为什么要绊他一跤？”众人闻言诧异，方才双方交手奇快，大家原本都没看清，只道美妇暗施手脚，绊了黑脸道士，不料出手的是这个童子。

小童一吐舌头，笑道：“你不要冤枉好人，我一个小孩子，怎么绊得倒他？”众人皆觉有理，纷纷附和：“对啊，你堂堂七尺汉子，怎能诬蔑一个小孩子？”白脸道士怒视小童，面皮由白变青，由青变黑。

中年男子双眉一挑，忽道：“萧儿！做了便做了，不许撒谎！”小童撇起嘴，白他一眼，对白脸道士说：“没错，黑脸的是没招惹我，但你却对我妈乱瞅，惹得我妈不高兴。”

白脸道士一呆，美妇却眉花眼笑，将儿子搂紧，心中欢喜无限：“就你眼贼，看出妈的心意，专门替妈出气。”她斜瞅了男子一眼，又想，“梁文靖这个呆子，竟让我生出这么个古灵精怪的儿子。还好这儿子像我，只会欺负人，决不会被别人欺负。”想到这儿，不觉握住儿子的小手，心中轻轻一叹：“日子过得好快，萧儿都十岁啦！”

这对夫妇正是梁文靖与萧玉翎。合州一役后，二人买船东下，过了数月时光，来到庐山胜境。小夫妻登岸游玩，只觉山光水色，览之不尽。这时萧玉翎已有两月身孕，腰身渐粗，梁文靖自忖再不能如此漂泊，便在庐山脚下一个名叫“白水湾”的村子住下来。

七月后，玉翎诞子，谁料竟是难产，任她武功高强，也被折腾个半死。好容易孩子落地，不哭不闹，一味闭眼傻笑。玉翎生育虽苦，但瞧儿子笑得开心，痛苦也去了大半，搂着婴孩，无比怜惜。

梁文靖初为人父，心中恍然若梦，喜乐无垠，引经据典，想给儿子起个好名儿。但常言道“求全则毁”，他越是冥思苦想，越想不出合意的姓名。萧玉翎听他唠叨，大觉心烦，将夫妻二人姓氏各取一字，给儿子定名为梁萧。梁文靖虽觉这个名字讨巧，但兼顾夫妻二人，也可谓皆大欢喜。

韶华倏忽，便如白水湾的溪水，淌过小梁萧的家门。在夫妇俩的呵护下，梁萧渐渐长大，这孩子虽然聪明，但也顽皮至极，追猫逐狗，捉弄鸡鸭。惹得四邻怨声载道，梁文靖欲要管教，奈何萧玉翎对儿子溺爱有加，他脾性柔顺，拗不过妻子，每每叹气作罢。

瞧得儿子越发顽皮，梁文靖便想教他读书，寻思这孩子倘能知书达理，说不准会收